

新中国连环画:几代人的文化记忆

□ 张 船

一生能著几两屐

林散之与沙曼翁的交谊

□ 羿耿庵

林散之先生与沙曼翁先生是当代书坛的两座高峰,二老晚年建立了深厚的私人情谊,我对此深有感触。曼翁师比林散之先生小了18岁,忘年相契,相互切磋,艺愈精而谊愈深。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林散之先生从苏州的一位前去请教的年轻人处第一次见到沙曼翁先生的书法作品便极为赞赏,之后便有了往来。据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二老每年都会互赠作品,悬挂于自己的书房。林老在第一次收到沙曼翁先生写的一副汉隶书体的楹联时,欣喜之情溢于言表。据南京著名书画鉴定家萧平先生介绍,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有一次他到恩师林散之家去,墙上正好挂着一副沙曼翁先生的书对联,林老竖着大拇指对他说道:“江南第一啊!”我在随曼翁师学书的几十年里,也常常听他夸林散之先生的书法有一股书卷气,他要我像林老那样多读书,增加书卷气。

记得2000年4月初的一天,我专门去苏州呈上我去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书法篆刻作品展请柬的时候,曼翁师还拿出一本书翻出林老的一段话,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不读书,越写越俗,再写也是个写字匠,书法最难的就是脱出俗气,要尽量多看我的作品,多读一些古人的碑帖,写出自己的风格!”我曾见曼翁师62岁时以其擅长的汉隶体书赠林散之先生的一副楹联,内容为:“未知一生能著几两屐,共饮斗酒恰有三百钱。”边款小行草文字为:“岁在丁巳年初夏,归吴门小住,偶近笔墨,拟汉篆,文曰,未知一生能著几两屐,共饮斗酒恰有三百钱。三山公碑上老人以外,无有继者。可叹,可叹。老曼学篆四十年以后书来如此粗劣,深自内愧耳,散老正。江东渔父曼翁书于听蕉轩,年六十二。”此联语可见沙曼翁先生与林散之先生的深情厚谊。自己丑小满日,我也以自己擅长的汉篆书体即兴挥毫专门创作了这一副极有意义的联语,以感怀。

1979年春,林散之先生就曾专门作《寄江东曼公》诗一首赠曼翁先生:“门前一道水弯弯,水上人家独自闲。忽忆江东老曼情,却寻残墨画秋山。”当年,曼翁师专门为林散之先生刻了六方印,后来印拓收进了我编印的《曼翁篆刻选》印集中,当年他还专程赴南京拜会了林散之先生,二老相谈甚欢,林老则回赠了山水画及草书作品各一幅,事后林老专门写信给曼翁先生表示感谢,称赞曼翁先生“尊书汉隶为近代所无”。1980年7月22日,曼翁师在南京博物院举办个人书法展,展出作品200余件,林散之题写了展标并在参观展览后专门作诗《题沙曼翁书法篆刻展览四章》以贺:“能从古简惊时辈,更习仄书做俗儒。左旋右抽今古字,纵横篆出太平符。遵规矩于方圆,悟虚空之黑白。将字作画画亦字,此真书道之狡贼。久闻湖上一沙公,秘秘珍传有所从。预料终非池中物,云云兮我从龙。念天孙之遗支机兮,惜博望未穷乎河汉,瞻雕龙之文心兮,企斗牛朕兆乎震旦。”这是南博十多年来首次为书家办个展,在书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人们由此记住了苏州书家沙曼翁这个名字,也认识了他的书法艺术。

后来林散之先生举行个人书画作品展,也邀请沙曼翁先生为他题写了展标。二老互相敬重,相互交流,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林老在书法艺术上提出,变者生之机,不变者死之途,书法之变,尤为显著;曼翁师则主张师古而不泥古,不为古人奴,反对活人写死字。他俩都身体力行,在作品中除尽俗气韵味,达到炉火纯青、心手双畅的高度。对艺术的共同追求,继承传统和勇于创新的共同见解,使两位分居两地的书法家在感情上达到了心有灵犀的境界,曼翁师与林散之先生之间的交往,并不是一般文人间互相吹捧拍拍的关系,而是对方艺术的一种绝对敬重,因而才能引为知音。曼翁师曾对我说:“十多年前林老让我多写行书,因而我这几年行书写得比较多,我很喜欢‘二王’与米字,米字变化比较大,因而我很喜欢,临写的也多一点,但加进了一些自己的变化。写行书,要重‘散’,散则逸趣多。但绝不是狂野。与此相反,则要整‘整’,整则过于规矩,易人呆滞。”这里曼翁师专门诚恳地谈到了林散之先生对他书艺上的指点。

1997年,曼翁师应邀在南京金陵饭店美术馆举办个人书画金石作品欣赏展时,我看到许多作品是行草书作品,有些作品是直接临写米芾的行草书,但有自己的面目。此时的行草书较以前已经有了明显进步和变化。曼翁师在展览现场指着展品对我说:“近年我在行草书上的进步,主要得益于散老当年对我的提醒,艺无止境,学到老也学不完的。”

现代意义上的连环画俗称“小人书”,主要是以精美的图画、连贯的情节、简洁的文字讲述故事,雅俗共赏,图文并茂,直观生动,引人入胜。连环画曾陪伴并滋养了几代人的少年时光和成长岁月,是许多人的精神食粮和无法忘却的生命记忆。

连环画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北魏的敦煌壁画、汉代的画像石,甚至更早以前。有别于清末民初逐渐普及的“连环图画”,新中国成立后的连环画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出现了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前后和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两次连环画创作的高峰,画家之众多,作品之精妙,表现内容之丰富,艺术形式之多样,堪称空前,呈现出特有的中国现代美术奇观。

描绘新世界 讲述新故事

新中国的成立,拉开了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和平、富强的新国家的帷幕。作为“革命事业的战斗员之一”的美术工作者,紧随时代潮流,热情描绘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世界,讲述体现伟大民族精神的新故事,为在废墟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记忆。

在那个没有电视、信息匮乏、识字率不高的年代,连环画因故事性形象性强,迅速成为百姓生活中最普及的文化读本和最受欢迎的娱乐方式,有效地延伸了纸媒的宣传和教育功能。与此同时,党和政府敏锐地抓住了社会心理需求,组织精兵强将(大部分为高水平的艺术家),从不同的角度针对各阶层的受众需求进行创作,使得连环画深入人心,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由于物美价廉、内容丰富、小巧便携,其普及率甚至超过报纸书刊,成为当时最具代表性的大众传媒手段之一。

经过改造后的新中国连环画更加重视艺术的教化功能,积极宣传党和政府的政策和主张,生动反映现实生活 and 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经典作品如贺友直的《山乡巨变》《小二黑结婚》,刘锡永、夏玉玉的《暴风骤雨》,刘继卣的《棒棒儿扭转乾坤》等。其中《山乡巨变》(396幅)第一次采用了完全不同于传统“小人书”平铺直叙的表现手段,运用细腻的白描形式和巧妙的情节安排,以类似电影镜头的追拍方式,细腻生动地展现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新人的形象与农村的时代变革图景,将长篇连环画创作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带来了清新爽朗的气息”,被誉为新中国连环画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

批判和揭露旧社会的剥削和压迫,塑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的英雄人物,讲述战斗

“宋之南有植茶地,其山如绣茶如簪。一枪不拔闹初旭,谁与采者头鬓。旗不掩巾曳布袄,火前擷得浮青岚……”站在玉山茶场,清代文人陈发的这首《茶峰晓翠》自然涌上心头。

磐安虽然山远地偏,却是古代文人流连之地,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诗篇。

玉山终年云雾缭绕,土壤肥沃,盛产茶叶。自古以来茶叶交易十分活跃,清代文人昌茂著有《茶场山》:“春深二月种山姜,妇女提篮也裹粮。说是赵家南渡后,拨云开置榨茶场。”此诗明确道出了玉山茶场独特的市场功能与官方定位。

我在茶场徘徊良久,眼前仿佛看见当年春社日,茶农和游人,特别是那些采茶的姑娘盛装打扮,拎着茶叶和货物,从四面八方来茶场看社戏,“蓬蓬社鼓”声声响,真是热闹非凡。

有诗为证。清乾隆年间的周显岱,是磐安玉山铁店人,曾著有《玉山竹枝词》二十三首,其中一首《玉山竹枝词》云:“茶场山下春昼晴,茶场庙外春草生。游人杂处香成市,不住蓬蓬社鼓



连环画《地球上的红飘带》 沈尧伊绘

故事,是新连环画在精神层面上对大众的鼓舞与引领,也是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在新中国建设时期的体现与延续。代表作品有丁斌曾、韩和平的《铁道游击队》,顾炳鑫的《渡江侦察记》,刘继卣的《鸡毛信》,王绪阳、刘庆余的《我要读书》,赵明钧的《林海雪原》等。其中,《鸡毛信》首次采用了电影蒙太奇的方式,在以后的创作中也并不少见;《铁道游击队》则更加注重写实性的描绘,无论人物服饰还是铁道机车,细节刻画都丝丝入扣。

在寓教于乐中传播传统文化、历史知识和寓言故事,提倡与建设理想的新中国相符的传统美德,在新连环画的题材中也占了很大的比重。如刘继卣的《东郭先生》《武松打虎》《大闹天宫》,王叔晖的《西厢记》,王弘力的《十五贯》,另有《西游记》《红楼梦》《水浒传》等。鸿篇巨制的人物形象深入人心,乃至成为同名电视剧演员选角的重要参照。另一类有关世界名著的作品则多以西画法为主,如董洪元的高尔基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和夏川三的《青年近卫军》,都是钢笔画精品;还有陈衍宁、汤小铭以素描手法创作的《无产阶级的歌》,一时成为习画青少年争相临摹的范本。

新中国成立后的连环画延续了延安时期的革命文艺传统,将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真实感。此外,这一时期的连环画多鸿篇巨制,画种范围不断扩大,与旧连环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于名家作者的介入,艺术水准产生了质的飞跃,学院派艺术家的积极参与也为连环画创作输入了新鲜血液。

贴近时代生活 满足文化需求

进入70年代后期,全社会形成了更加开放的思想氛围,促使连环画创作在题材和艺术语言方面发生了审美趣味的转

变。作为最贴近大众的艺术形式,连环画创作积极投入时代与生活的怀抱,从而极大地满足和适应了新时期普通大众的思想启蒙与文化需求。

尤劲东创作的连环画《人到中年》,通过对“生活的自然原本”细致入微的刻画和感人的写实力量,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知识分子的生活困惑。新时期的连环画看重绘画的独立性及其专业性,画风唯美、雄健,多有大部头的作品,有些作品堪称史诗。许勇、顾莲塘、赵奇集体创作的《嘎达梅林》,运用电影宽银幕的手法拓展了连环画的表现力;赵奇的《靖宇不死》则将国画中皴法的表现力发挥到了极致。代表性的作品还有赵奇的《可爱的中国》等。

自从将连环画作为独立画种纳入全国美展之后,由于篇幅限制(不超过十幅)和幅面的扩大,使得连环画摆脱了“小人书”的定位,开始向多画种形态的精品连环画方向发展,在故事性、连贯性及绘画语言的表现性和展示效果等诸多方面都对创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各画种高手云集,形成了不以出版单行为目的的连环画展览大比拼的局面(今天的许多著名画家当年都有过创作连环画的经历)。数届美展中涌现出一大批优秀作品,如高云的《罗伦赶考》,何多苓的《雪雁》,李全武、徐勇民的《月牙儿》,韩书力的《邦锦美朵》等。

20世纪80年代成为连环画艺术的鼎盛时期,出版种类繁多,印量巨大,仅1982年全国就出版“小人书”8.6亿册,几乎人手一册,“小人书”书摊遍布中国城乡。与此同时,《连环画报》(创刊于1951年,1973年复刊)将连环画的传播方式从“小人书”提高到了与各类高水平主流媒体刊物同等的地位,其受关注度大幅提升。《人到中年》等在《连环画报》上一经发表就引发了全国性的大讨论,俨然如今天上了热搜。以至其时全国各大出版社的综合类美术刊物竞相登载连环画作品,如《富春江画报》《新春画报》《中国连环画》和



连环画《山乡巨变》 贺友直绘



连环画《西厢记》 王叔晖绘

主打科幻题材的《奥秘》等,连环画作为大众传媒的影响力至此达到顶峰,发行量惊人。

讲好中国故事 焕发时代活力

90年代之后,由于各类传播媒介的快速发展和影响力扩大,为全社会提供了更加丰富和多样的选择。连环画未能及时跟上时代的脉搏,同时以宣传教化为主的方式方法也开始显得滞后,从“小人书”和杂志销售量的大幅度下滑便可见其端倪。在这种情况下,连环画创作主力的坚守就更显得难能可贵。在此期间沈尧伊先生重走长征路,以一己之力创作了史诗级的鸿篇巨制《地球上的红飘带》(共926幅),从选材、故事性、服饰细节和艺术表现力方面均堪称经典,成为这个时期弘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扛鼎之作。同时期的代表作品还有李晨的《红楼梦》《你永远是最可爱的人》。

虽然在新时期经历了边缘化的境遇,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连环画,集艺术性、知识性、娱乐性于一身,勾勒出了时代的变迁和社会文化生活的缩影,在大众心目中的深入影响和永恒魅力是毋庸置疑的,早已成为不可磨灭的时代记忆。在信息时代大众传媒日趋繁荣和阅读方式改变的今天,随着大众对图像阅读的需求和喜爱逐渐升温,连环画这种寓教于乐、普及性、通俗性的用图画“讲故事”的大众艺术载体,应该重新走进大众生活,和时代紧密相连,讲述当代英雄和普通人的故事,描绘新的时代风貌,满足并丰富人们随时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审美需求。新时代的连环画肩负着“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重要使命。我们有理由相信,立足于大众传媒的连环画艺术,在保留自身传统优势的同时,一定会有更多的艺术担当,焕发新的时代活力。(作者系鲁迅美术学院副教授)

童年陆游在磐安

□ 李俏红

笔下是这样的:“谁道山居恶,山居兴味长。水声喧枕席,山色染衣裳。日曝溪鱼小,时挑野菜香。昨闻新酿熟,还许老夫尝。”这首质朴的《题安山山居诗》,写出了磐安山间的旖旎风光和热情好客的淳朴民风。

在安文的日子,陆游经常去安福寺游玩,很快与那里的僧人相识。陆游离开安文那年,写了一首《别安福寺僧》:“避乱到安福,与僧相往还。溪头分别去,黄莺正锦蛮。”以此来表达自己与僧人分别时那依依不舍的心情。

可以说是磐安山水灵气滋养了陆游的童年,打开了他人生第一扇窗,在这窗里,他看到的是一幅和谐美丽的画面,是风韵独特的磐安乡间生活。

长大后,他不止一次把这片磐安山水写进了他的诗里。春日的磐安,人们经常会与长在田埂边或山道旁的美丽醉醺

不期而遇。醉醺,又作茶蘼,蔓生小灌木,花瓣瓣,大朵雪白,有香味。这是一种文艺范儿的花,常见于诗词文章。陆游第二次造访磐安的1160年春天,就写了一首有关醉醺的诗。当时他从福建宁德主簿调任京城敕令所副定官途中,专程从温州上岸到安文探友,为的就是寻找难忘的童年记忆。

正月从福州出发,暮春三月到达磐安,因为气候不同,一路上的醉醺花开不断,陆游一路观花闻香,加上北上任职意气风发,于是有感而发,《东阳观醉醺》即兴而出:“福州正月把离杯,已见醉醺压架开。吴地春寒花渐晚,北归一路摘香来。”酒脱、愉悦之情尽在字里行间。

写《东阳观醉醺》这首诗时,陆游大致住在现在的龙山公园一带。对陆游来说,安文总是难忘的。他80岁时还作诗回忆在磐安的岁月:“家本徒寿春,遭乱

建炎初。南来避寇寇,乃复遇强胡,于是冗两鬓,几不保头颅。乱定不敢归,三载东居。”

磐安的清晨,有时是董其昌的层层晕染,有时是黄宾虹的清逸舒朗,有时是李可染的光亮与质地,墨色瞬间转换。这一幅幅风格迥异的青山绿水描画的是同一个地方,这一首首风格隽永的诗词描写的也是同一个地方。

“萧疏别是一山川,仿佛秦人避世年。窗下松风开键户,峰头云气接厨烟。天寒古洞通樵径,石迸幽溪得酿泉。朝市尘嚣都不为,更从何处觅神仙。”明代进士屠隆的这首《安文山巾中即事》,是他致仕后,于万历庚子年来安文编写《安文陈氏宗谱》时写下的佳作。磐安山色空灵,人们到了此处,自然会有返璞归真的心态,能感受到超脱尘俗的仙气。

作为一个诗人,他并不知道,当年随手写下的几行字,会对一个地方产生深远影响,这些诗句如甘露缓缓沁入大盘山的深处;这些诗句如云朵静静飘浮在安文镇的上空。这些诗句仿佛有净化功能,一瞬间照亮了巍巍群山的丰草绿野。

西递宏村品书香

□ 王兰生

黄山古称“黟山”,坐落于黄山南麓的黟县,因山得名。西递和宏村位于黟县境内,距今已有八九百年历史,堪称名副其实的“古村落”。它集博大精深传统文化、古朴精美的建筑文化、山清水秀的生态文化、独具特色的徽州文化于一体。这里是让游子们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世外桃源,游人多“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畅游其中,如同置身文化殿堂。

当年西递宏村的选址、造型、命名非常讲究,颇有文化。有“桃花源里人家”美誉的西递,古称西川(西溪),取溪水西流之意,后官府在此设立传脚驿站,遂改名“西递”。西递四面环山,两溪穿流,整个村落,宛如一条扬帆远航的大船。宏村被公认为“中国画里的乡村”,起始名为弘村,取“弘弘祖业之意”,至清乾隆年间,因犯了与弘历皇帝重名的忌讳,才不得不改称“宏村”。整个宏村建筑,清一色的粉墙黛瓦,“前有柔美的南湖相照,后有苍翠的雷山依靠”,中有“半个月亮爬上来”的月沼镶嵌,还有流经各家各户的“中国最早的自来水”点线。“何事就此卜邻居,月沼南湖画不如。浣汲何妨溪路远,家家门前有清溪。”的确,跨越百年的人造水系工程,历经三次大建臻于完善,既方便居民生活消防之需,又为村落增添灵秀之气,着实令人叹为观止。

走进西递宏村,在高高的“马头墙”里,在神秘的“天井”下面,随处可见精美的砖雕、木雕、石雕、彩绘等建筑艺术。“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便是读书”“善为至宝一生用,心作良田百世耕”……最吸引我那个习文弄墨看眼球的,当属悬挂于厅堂内的楹联。这些楹联,正草隶篆一应俱全,不少还出自名家之手,无一不饱含着主人的追求向往和对子孙后代的劝学寄语,让我在欣赏书法艺术之时,深受传统文化洗礼。“读好书营好商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从鸟敬堂这副名联,我读懂了“贾而好儒”“务实向上”的徽州人。而瑞玉庭的那副“错字联”,把“快乐每从辛苦得”的“辛”字多写了一横,把“便宜多自吃亏来”的“亏”字多加了一点,意在告诉人们多辛苦一点就多快乐一分,多吃亏方能多收益。从中足见书者和用者的匠心及睿智,令人过目不忘,回味无穷。

徽商重视文化教育出了名的。有了成就的徽商大都选择回乡投资兴教。我国有四大著名书院,没想到小小的宏村竟也有个“南湖书院”。南湖书院是1810年由村里的商人共同集资,在“依湖六院”基础上改扩建而成的,占地6000多平方米,由志道堂、文昌阁、启蒙阁、会文阁、望湖楼、祗园组成。我想,这在全国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而在西递还演绎着“孟母三迁”的动人故事:富商胡尚焘,为让儿子成才,断然丢下杭州的生意,回乡建了一处东园,专心陪伴儿子在此隐居苦读,望子成龙的夙愿终得实现。教育是文化的根脉,兴教必然促进兴业兴村乃至兴皖兴国。明清时期,从西递宏村走出了不少政坛巨头和商海大鳄,为黔人津津乐道的当属“刺史牌坊”坊主胡文光、大清内阁中书汪康年、民国总理汪大燮、红顶商人胡贯三、汪定贵。1919年5月初,北洋政府密令和谈代表在丧权辱国的《巴黎和约》上签字,据说就是时任外交委员会委员长的汪大燮得知后,告诉北大校长蔡元培,后来引发了五四运动。